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五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四十五

第二集四十一

新會 梁啓超

自由書

敘言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欲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

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將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況卽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卽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遇、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旣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

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

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

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麥英之格蘭斯頓俾士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日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維新亦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

而非剛復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首鼠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出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經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坼。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驀然號鳴於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士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茲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守一寸之功。

自由祖國之祖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瀾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勒。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一大獨立國。卽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爾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奧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意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奧大利之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局外面和平無事上恬下嬉之時。弄其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既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操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意以爲欲使奧國之威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間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於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入奧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於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大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人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開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

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學大盛。而奧國闕然無聞。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又授以柔人精神。止人不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其不平之氣。曾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奸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蜮之計。日耳曼南部屢次獨立。以兵力壓制之意。大利屢次獨立。亦以兵力壓制之。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碓礮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于千八百四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於洪濤巨漲之中。於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於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之聲。徧於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奧人始得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冰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飾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鬱積。持滿而必發。譬之經嚴冬沍寒。以後春風一度。勾出萌達。萬綠齊茁。夫寧可壓制耶。夫寧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擔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沽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中國爲何狀。豈曾知西國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

也。彼其一。旦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徧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囁囁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兩之形狀。如然。溫犀照百怪之癥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後一書。則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不能言也。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羣。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人爲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於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模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於規則之內。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鑄之。其風氣隨時變易。而不惑溺於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

行自闢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尙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爲尙。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爲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恆以國中全部之人爲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

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濕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

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

盧梭乃由民間契約而成者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丹斯密之徒英國人爲

資生學之鼻祖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卽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然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旣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付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穌紀年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卽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旣有英雄必有時勢。旣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

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

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爾。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士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儵魚失所。錯愕而鯨鯢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

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而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腰際。如此療法。必不可愈。何也。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也。興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則必不可得治。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顛撲不破。可依之而定辦事之方向。蓋近因者。每一事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故遞而推之。愈推愈遠。則其原因之數。愈減少。而據原因以定方法。乃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更舉一例以明之。譬諸水之沸騰。由薪火而起。人之呼吸。由空

氣而生。此近因也。更進一層以求之。則薪之所以燃者。由薪中所含炭氣。與空中之養氣相和合而生熱也。人之所以呼吸者。由引空中之養氣入肺。與血中留存之炭氣相和合而吐納也。然則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於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原因之相同。乃如此。苟知其故。則欲止沸。歟。息喘。歟。或欲揚沸。歟。順氣。歟。皆可以同理之法而治之。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其爲道。雖似迂遠。其爲法實甚簡易。然則求遠因者。論事之秘訣。治事之捷法也。夫所謂治遠因者。何曰造時勢而已。

草茅危言

曩讀亞東時報有題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爲篇凡三。曰民權。曰共治。曰君權。皆源本泰西碩儒政體之論。切中中國時病者。因錄其全文於下。

民權篇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

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爲全天。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爲順天。勿能保於天。則爲棄疾視而侵之。於天。則爲背全順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何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後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威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畫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政。爲古今通患。於是立賢者。以爲之王。以爲之輔相。假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諺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具合於泰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順天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

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貴，發明民權，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聖一賢得志於當時，有所成就，蓋有難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於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今，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宮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乎不知其艾期，是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國富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

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與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裏。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忌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貧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柢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疇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爲旗幟。而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爲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環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獨不能鑑於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比哉。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弊。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君權篇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何如。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一德。君臣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卽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箕斂頭會以貪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讐。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何如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況於庸劣之主乎。故權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田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

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末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鳩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旣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顧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聰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況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

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理想與氣力

普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敢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子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

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原書十三編有序者凡七今將其各編之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總論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

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污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之。軍國大事。非民人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尙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島徼。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個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

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其被選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僂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調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權勢。擅威刑之事。無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一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儁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益有以知彼土文教。

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於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繯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天良者蓋亦多哉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天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

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含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礮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獨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而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取爲賤業。恥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於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

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服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恥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繒或折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讀要書二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議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藝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

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尚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艤幢，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壑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尚然沉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然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於天氣沍寒，軀幹堅實，一由於土地礪確，非勤

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於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輪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宣尼不云乎？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職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而後人所非乎？古人之

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紲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蘇格拉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識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鞞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

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皆同一書也。則奚貴於多。譬如食大餐。郇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

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之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皆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裏。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泰之彖釋之曰。君子道長。泰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

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泰之時，氣數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強不息，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孰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艮，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苟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促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有器量膽略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子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鬪。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破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膽。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於海上。率剿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冒險。犯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

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

此二語羣學之通語。嚴侯官譯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爲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卽欲

定以爲名詞焉。

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

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首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

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自棄之罪不可追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覩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踟躕天踏地於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於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蓋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於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於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錘。譬之進藥於瘡疖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闊斧。則輪奐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原。閣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

可。變。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
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
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間。施。之。於。日。本。而。效。今。先。生。於。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
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旣。大。鼓。擊。擊。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
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
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
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卽。斷。然。行。之。躡。躡。嚙。嚙。瞻。前。顧。後。是。小。丈。夫。
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
機。尙。早。止。之。不。聽。遽。建。議。於。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
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呆。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

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攜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介紹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效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即前篇之所論者

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今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秘密無人知。今忽揭於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見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其所

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賣買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其事一旦傳布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冰子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質。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買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於伊隈之手。而不成於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鹵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一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鹵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松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

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卽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

其後乃專主尊王

討幕

幕府者大將軍也

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

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

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

意大利之偉人

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洱者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的尼亞王爲大宰相。卒

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

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

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

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

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鬚鬚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

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

稱帝。加布兒挾撒的尼亞叢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地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爾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之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卽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齎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略。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略。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廢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弱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

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論強權

一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卽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之中。強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寧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

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至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又有稱爲半開世界所

謂強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即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

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

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

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

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

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

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

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

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漸進不復

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爲溫良之權

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爲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爲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爲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爲強權也。

二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於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蠱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於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

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於統治者於是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始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於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卽自由權也蓋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曰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異。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三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卽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

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貓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

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

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

一羣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

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

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

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

子之對於婦人亦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

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

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

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

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

飲冰室文集卷四十五 五二中華書局印行

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文野百不失一。如專制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於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於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資生革命。日本所謂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權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斲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滅。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鬪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夫。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廁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達

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卽爲聯合。諸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鑠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立於成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卽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裒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箴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若無不能。緣由

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湊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湊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具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夫萬善之首。必曰信。萬惡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想者是爲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爲不信。於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爲不信。

於一念頃而自放逸者是爲不信於常精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於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於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大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曰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感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陸羯南語任公曰君等今熱心於教育之事其目的所在有不可不熟審者勿徒謂文明之可貴而已卽如我日本之大學謂摹倣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觀之則然爾至於裏面其腐敗有不可勝言者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爲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爲之精神也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

任公瞿然曰有是哉此吾疇昔所以深慨痛恨於我中國而不意日本之猶未能免是也以日本教育之進步比諸吾中國其相去何啻千萬而日本愛國之士猶以比諸秦政之坑焚然則如吾中國者又將何擬也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

重於禮樂。禮者所以使人柔順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亡天下者。豈必入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曰手西書。口西法。其腐敗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僥僥衿纓。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不得其一也。以此言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入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逸。萬流激湍。鬪智鬪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濬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

有救夫所以濬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發生之原力也嗚呼日本之皇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於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猶且如是況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舉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比擬之事以相夸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固不足責矣顧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礮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雖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

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謂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恆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尚武之風。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尚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

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鬪者乎。其子弟相率衝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於械鬪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是矣。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勸之榮祿張之。洞之徒則其人也。吾見其每年糜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視以盜賊相待。以草芥雖欲振之孰從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爲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

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天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問題即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即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即不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寧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

吾所言者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惡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愛國之言使人墮頽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旣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歟。踊者吾歌矣誰歟。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

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保全支那

歐人曰：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政，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赤政。

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傳播文明三利器

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案福澤氏日本西學第一之先鋒也。今尙生存爲一時之泰斗。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

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風氣既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者矣。雖至數人相集。讌飲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著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

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爲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秘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蕘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爲自由者。有題爲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窗綺話。梅蕾餘薰。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旣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矢野氏今爲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傑也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

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

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碌碌磅礪。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傀儡說

優孟之場。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場。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傴僂焉。持而舞之。啁晰焉。爲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人而傀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廢。國既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皇上爲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喫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斲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

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坐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於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於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於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釐金握於人手。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練握於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蹙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尚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於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頡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尚存。我國尚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鹽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

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效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場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於奸賊國土之傀儡。於強鄰。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嗒嗒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尙得爲有人心哉。尙得爲有人心哉。

動物談

梁啓超。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乃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鱉虫。貝蛤綠之。撮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旦旦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睥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

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坼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於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筮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竅析理頭冒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梁啓超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

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爲歡愜。一爲愁慘。其境絕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

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卽。綠。卽。黃。卽。苦。卽。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卽。吾。所。受。之。境。之。真。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

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窗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

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一慧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

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
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羣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鎔銖什
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
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
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
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
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
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蠹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
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
互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
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
鏡然後能覩也而蠹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蠹僕相去幾何矣李白

杜甫滿地而衣襪。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駟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踏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

一二以實我自由書。其文曰。

余今尙記憶。余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余驚喜欲狂。當時余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

余今尙記憶。余昔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夢英雄。心醉英雄。當時余惟信英雄之爲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余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個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礎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卽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霄。據樓下無數之礎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礎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究英雄也。使彼不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

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無量數焉。格林究之下。有無名之格林究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看來雖僅一塊。分析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而動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卽昨日深山幽谷中流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却在於彼處。然則世界之大動機。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旄。擂大鼓。捉大風。弄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我。

卽我亦不自知。夫是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

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卽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而已。若論事業爲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爲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僥乎。夫彼之造英雄運動英雄者。卽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恆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受其驅使者。莫或爲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

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若有愛英雄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於英雄腳下之人。請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腳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

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林。一片之石雖崇不足以爲山岳。無名之英雄真英雄哉。

飲冰子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寢假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兵卒。雖以拿破侖。惠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倚斲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卽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

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爲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爲英雄者乎盍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流汗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諭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隱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覲之請惠一短簡自述蹤跡許其納交是又某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設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卽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

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盡而不盡與盡而卽盡。直至與恆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徼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澌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朝菌。螻蛄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尙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卽局促如羸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卽有百鍊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荆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真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遵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

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受再厲叢疊。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卽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

於變法之人而卽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旣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卽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寧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慚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旣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畀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

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糴一斗

之粟尚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尚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以值會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慶忌焚七族。要離沈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真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浪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覩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龐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何也。

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民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達窩拉拉國

在撒爾尼亞

即意大利之母國

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

島國也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效國事選舉之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立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南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著著改進國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名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俄德爾國 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

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個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加郎撒布國 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州。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八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 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

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訂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